蜀中廣記

三二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十

附録鬼怪

夷堅志馮時行守萬州州有舞陽廟馮以樊噲從高祖入蜀而萬州落南非噲所至是必夷鬼假托以取血食耳即日撤其祠未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坐於

公庭馮吒之掀髯而怒曰吾乃漢舞陽侯廟食千歲君見毀撤吾無所歸馮歷詆其平生所為不少慴神奄奄而滅

大寧圖經云漢永平七年嘗引此縣鹹泉至巫山用鐵牢盆盛之水化為血

長老云果州嘗饑有客糴穀於叙瀘僱船載至境謂舟師曰吾先往以待子來闍城西陳壽即我家也米至城下舟師訪之乃知其為陳著作之神驚聞於官官為給

船債以米賑貧民

蜀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為大斑理虵長丈餘遊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乃殺之復有所寵鄭美人化為雄虎一夕來食勢寵姬有馬生駒一頭而兩身相著六耳一牝一牡有馬氏婦娠身兒從脇下出母子無恙其年勢為桓溫所滅出廣古今五行記

廣漢王瑗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蔡伯喈來見議談詩賦援之古今靡所不諳王問是昔日蔡邕否

荅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前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作仙人受福甚快樂非復疇昔也出齊諧記

異苑文帝元嘉初益州王雙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恒有一女子著青裙白㚬帶一作領巾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色白㽿蚯蚓長二尺許又云此女常以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於時咸謂雙暫同阜螽矣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明二年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為魚游為君所得亮問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為不得乃為亮妻後三年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太平廣記

廣五行記曰梁末蜀人費秘割麥值暴風雨隱於岩石

閈避雨去家數里遥見前路有數婦人皆着紅紫襴衣歌吟而來私謂野外何因有此心異之漸近寂然無聲去秘數步乃各住立少時悉轉向秘看之其面並無七孔唯垂鳥毛而已秘驚怖仆地至二更秘兒恠父不至把火尋覓見秘卧在道傍左側有十餘刺蝟見火即爭散走秘至家百餘日死

録異記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云是落星石

東邊者生西邊者死石與他石無異只色帶青白耳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霜後盡收採餘二橘大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叟長尺餘鬚眉皤然肌體紅明見人不怖但相對象戲談笑自若決賭訖一叟曰君輸僕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絹帔一副絳臺山霞實散二貼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至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

者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
但不得深根固蔕耳一叟曰僕飢虛矣須龍根脯袖中
抽出一根草方圓徑寸形狀宛然如龍毫釐悉具因削
食之隨削隨滿食訖噀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
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之巴人相傳此百五
十年事似在隋唐之間但不知指的年號耳出玄怪録
廣古今五行記高宗光宅中李崇貞任益州長史廳前
柑樹結一實大如雞子晚熟露小孔如針羣咸異之久

而剖得一蛇赤斑色長尺餘崇貞竟以罪死

大唐奇事云長安有貧僧賣一小猿會人言堪馳使號國夫人欲之問其由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餘年偶羣猿過遺此小猿憐而養之纔半載識人意會人言語指顧實不異一弟子今至都城資用乏而無計故鬻之夫人償與縑帛僧謝而去此猿旦夕在夫人左右甚憐愛之它日貴妃遺夫人芝草小猿看翫良久倒地立化為一小兒狀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怪而問之小兒

日本姓袁隨父入蜀山採藥居林下三年父常以藥苗啗我忽一日自不覺變身為猿父懼棄我去幸此僧收養得至夫人宅中口雖不能言心中之事略不遺忘每至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還人身也夫人奇之遂衣以錦衣使侍從常秘密又二年容貌轉美夫人恐人見奪因不令出安於別室以一婢供飼藥食從所嗜也一日小兒與此婢俱化為猿懼而射殺之視其屍仍復人身

軍將陳守規者性剛猛嘗坐法流信州寓一公館此館素凶始至鬼物晝見其形變化倏忽乃持弓矢刀杖與之鬬久之聞空語曰吾鬼神不欲與人雜居君既堅正願以兄交可乎守規許之自是常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求飲食與之輒得錢物既久頗為厭倦因求方士手書章䟽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曰吾與君為兄弟柰何上章訴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云安得此事即於空中擲下章䟽紙筆宛然又曰君謂我無所處耶

吾今往蜀川亦不下於此矣由是遂絶出稽神録
蜀大理少卿李冰嘗歸郢城別墅見橋側一嬰兒以蕉
葉薦之冰憐其相貌收歸哺養為子六七年能讀書善
譚笑愛之過於親生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皆如夙習
人謂其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閲書父母偶潛窺之見一
人持簿書復有二童子接引呈過其子便大書數行却
授之去父母異之來日因侍立冰款曲謂之曰吾夜來
竊有所覩汝得非判陰府事乎曰然重問則唯拜不對

冰曰陰府人間事自不同吾不欲苦問汝宜善保子父母却後六年一旦白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人為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却歸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為之出涕冰自問官祿荅曰大理少卿也來日中時兒果卒未久冰坐事遂罷出野人間話

開元末渝州多虎暴居人設機穽待之月夜登樹候望見一倀鬼如七八歲小兒無衣輕行通身碧色來發其機及過人又下樹上之須臾一虎跑過為陷機所中死

久之小兒行哭而返因投虎口而沒及明開視有碧石
大如雞子在虎喉中
天寶中章仇兼瓊為劍南節度數載將入朝蜀川有張
夜义者狀如狂人而言事多中乃呼而問之夜义云大
使若住蜀有無涯之壽若必入覲不見其吉兼瓊初甚
惶懼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漢州入驛墜馬身死惟
心上微暖先是彭州刺史令濛陽尉馬某送藥酒一器
兼附起居濛陽去漢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驛未到兼

瓊所忽然顛倒而卒頃之兼瓊氣蘇言地下所司以馬
尉見代也馬魂便至其家家人驚異問適爾奉命還何
遽也不言視天太息遽揮使去因流涕謂妻子已代章
仇大使死適於地下苦論地下所司並為他爭奈何自
念到官日淺遠客孤弱故還取別舉言悲號又謂妻無
苦我代其死彼亦當有深恤無憂不得還鄉但倉卒死
生永隔以此為恨耳言訖不見妻子猶恍然驚疑而舁
屍至矣兼瓊翌日還成都賻馬氏錢五百萬又令彭州

賻五百萬兼還四年秩祿云

新繁縣令妻亡名女工作凶服中有婦人婉麗殊絕令悅而留之數月甚見寵愛一旦慘悴言辭哽咽令恠問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復求去止之不可留銀酒杯一隻為別謂令曰幸甚相思以此為念令贈羅十疋去後恒思之持銀杯不捨手每至公衙即置案上忽得報前尉已罷還其妻神柩尚在縣遠來移轉投刺謁

令令欵待之尉見銀杯駭愕數視之令問其故云此是亡妻柩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歎息因具言始末及形狀音旨留杯贈羅之事尉憤怒終日後開棺見婦人尚抱羅而卧怒甚積薪焚之已上三則出廣異記

開元初巴人百餘輩上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冠拄杖至其所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顧老人曰若然已倒者取之未倒者無伐何如又不止

老人曰吾太白神若不止必當俱死無益也又不信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尒有虎數頭相繼而至噬巴殆盡惟五六人獲免老人曰汝輩畧有良心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尚存適詔修理内殿楊國忠令人至山宣敕取樹作板以進神竟與之

章仇公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正舞於竿杪忽有物如鵰鶚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兒在高塔上梯而取之神形如癡久

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飼以果實
飲食諸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出尚書故
實
玄怪續錄云薛偉者唐乾元年任蜀州青城主簿與丞
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偉得病七日忽奄然若往連呼
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斂環而伺之經二十日
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
矣與我覷羣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甚有奇事請諸公

罷筋來聽也僕走視羣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喜而來偉問諸君使司戶僕張弼買鯉於趙幹以付王士良鱠乎曰然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即我也衆愕曰願聞其說偉曰吾初疾惡熱求涼忽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行益悶遂下游於江潭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暫契宿心且思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縱遊乎傍有一

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為足下圖
之決然而去俄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鯇來導從數十
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
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
厭巘崿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
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非在晦昧纖鉤而貪餌
易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忽而自顧即
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心潭底莫不從

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旦留東潭暮必復回俄而飢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心亦知戒有頃飢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鉤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連呼之不聽而以繩貫我腮繫於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秖有小者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為乃自於葦間尋得我而提之我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為魚何得不拜

粥不聽提之而行入縣門見吏坐者奕棊者大聲呼之
畧無一應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
命付厨粥言幹藏巨魚先以小者塞命可恨裴鞭幹巳
令鱠我我乃呼曰爲公同官見不相捨反促殺之仁哉
大呌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鱠手王士良士良礪刃投我
於機上我大呌曰王士良因何殺我可執我白於官人
士良若不聞者按吾腮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
醒悟遂奉召爾言訖諸公遞相訊之一如所云莫不驚

駭生愛忽想於是投繪咸終身不食偉亦平愈後累遷

華陽丞乃卒

太平廣記貞元初陳郡袁生任唐安參軍罷秩遊巴川舍逆旅氏忽有白衣丈夫來謁與之語聽辯敏博迥出於人竒之丈夫曰某又善筭能知君平生事生訊以往事一一如寫益竒之是夕夜深丈夫容謂袁曰我實赤水神也有祠在新明縣南去歲淫雨數月居舍盡圮為風日樵牧侵侮知君來歲當補新明令倘為重建祠宇

以時奠祀幸甚生諾之已又曰子初至時屏人獨入廟中冀盡一言耳生曰謹奉教是冬果補新明及至訊之果有赤水神廟旬餘遂詣之未至百餘步屏車吏獨詣廟中見其簷宇摧毀佇望久之有一白衣自廟後來即向丈夫也敘寒温少項與生偕行至堦下有老僧桎梏生問此何為者神曰此縣東蘭若道成有殃吾攝其䰟繫之一歲矣旬餘當解之且謂生曰君昔諾我建廟可疾圖之生曰不敢忘既歸貧無以為資因念神所繫道

成既旬餘當解今假以他語俾建廟又安有疑乎因使
問縣東蘭若果有道成師病甚因謂曰我能愈疾師能
以緡貨建赤水神廟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以緡貨爲
辭生因紿語以故道成曰敬受教後旬餘果愈道成召
弟子曰吾少學浮屠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袁令謂
我師之病赤水神所爲也不爲福而反害人安得不除
之因與其徒持鍤詣廟盡去神像及祠宇無一遺者又
明日道成謁袁袁曰可疾修赤水廟也不然且懼爲禍

道成曰夫神所以賴於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則雩之以澤潦則禜之以霽故天子詔郡國邑里以建祠為民福也若赤水神無以福人且加害焉已盡毀其廟矣袁且驚且懼而謝之道成氣益豊居無何袁生以事坐徙端溪行至三峽忽見白衣立於路左曰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君棄窮荒職此報耳生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為罪我神曰道成福甚盛吾不能動今君祿與命

衰故我得以報言已不見生惡之後數日竟以疾卒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黄衣調補漢州什邡尉之官至真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見路旁茅舍中有煙火甚温乃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髪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嫗見澄來遽起曰客甚衝寒雪請前就火澄欣謝之坐良久天色已暝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尚遠借宿於此可乎父嫗曰但蓬室為陋耳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食

秣馬其女方修華靚飾自帷箔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過向時有頃媼自外挈壺酒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冐寒且進一杯以禦凝沍澄起揖讓曰始自主人翁即巡其當婪尾因曰坐上尚欠小娘子父媼皆笑曰田舍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郎回眸斜視曰酒豈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即牽裙使坐於側澄欲擧令以觀女意執盞曰請徵書語屬目前事乃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巡至女哂曰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澄愕然歎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
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是雖寒賤亦常嬌保之頗有
過客以金帛為問意不忍別未許也不期貴客又欲援
拾豈是分耶願以為託澄遂修子壻禮袪囊以遺之嫗
悉無所取曰但不見寒賤何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
孤遠無隣又復湫隘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
又一日從容為别澄乃以所乘馬載女而行既至官俸
禄甚薄妻力替成家交結賔客旬月之内大獲名譽至

於厚親族撫甥姪洎僮僕厮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
巳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嘗作贈内詩
曰一尉慙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
其妻終日吟諷似黙有知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為
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即
盡室歸秦過利州嘉陵江畔臨衆石藉草憩息妻忽悵
然謂澄曰前者見贈一篇尋即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
此景物不能終黙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

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
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
忽悲泣乎後二十餘日復過妻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
人矣澄與妻俱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忽於壁
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盡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
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變為虎哮吼拏攫突門而去澄
驚走避之攜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元和中荆州崔商上峽之黔秋水既落舟行
甚遲江濵有溪洞林木絶勝商因杖策徐步不三四里
忽有人居石橋竹扉板屋茅舍景象殊迥因前詣焉有
尼衆十許延客姿貌言咲非岩壑中有也即升其居見
舍上多曝果栗及窺其室堆積皆滿須臾則自外齎負
果纍纍至商以深山疑為妖異忽遽辭返衆尼援引留
連詞意甚懇商竟登舟謝之訪於舟子皆曰此猿猱耳
非速返幾為所殘即聚僮僕挾兵杖亟往尋捕無踪跡

漢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瑤所居水竹園林占一州之勝往來人多迂道以經瑤亦盡誠接待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五日一至瑤密視其所買又非山中所需異之一日又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媿將去瑤曰思至貴居為日久矣今者幸願偕焉石生曰窮僻山居不足為訪瑤不顧徑隨之行至數里將瞑石生曰可還矣固辭之瑤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畫地登為巨壑而身亦騰為白虎哮吼

顧瞻瑶驚駭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無人跡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出集異記

録異記鄒平公段文昌嘗佐太尉南康王為成都郵巡忽失韋意逐之使攝尉靈池蒼惶受命羸僮劣馬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巳昏黑路絶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兩炬皆滅扣關良久令長差人延之然後得入自郵巡奉韋使入長安得交劉禹錫時禹錫為禮部員外公往謁之禹錫與日者從容之

際公遽至日者匿於箔下公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
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
正郎耳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鄒平入相方
除禹錫禮部郎中歸闕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韋皐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隅江創
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戶廛
閈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
悸投礫擲石鬼哭嗚咽益其喪失墳壠無所依栖故俗

謂之虛耗焉人居不安市亦不甚完葺韋公知之請道流置黄籙道場精誠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夢神人曰公營南市使幽鬼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為分野之災賴黄籙功為其遷拔上帝許窮魂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矣居人自此安堵勿復為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黄籙碑立於真符觀焉

戎幕閒談杜元頴鎮蜀年資州方丈大石走行盤礴數畝新都縣大道觀老君旁泥人鬚生數寸拔之俄頃又

出都下諸處有栗樹結實食之味如李鹿頭寺泉水湧出及猫鼠相乳之妖南蠻將圍城西門有人見一龍與水牛鬬俄頃皆滅又李樹生木瓜而空中不實大道觀即玉皇觀在東門外五十步

成都景雲觀舊在新北市因節度使崔公安潜置新市日遷於大西門之北觀有三將軍堂頗靈應毀撤之後唯柱礎一枚穿掘不動掩手足其上熱愈於火逡巡應心側近居人有犯觸者立有徵應今猶存

馬舉為山南步奏官由閬道入蜀時兵後僻路絶無人煙夜至一館聞東廊下有人語聲因往告之有應者云中堂有牀自往宿去舉至中堂唯有土塌又求火荅云無火求席隅屋擲出一席可重十餘斤舉亦壯士殊不介意睡至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榻而來舉以鐵椎急擊之叫呼而走及明呼告别聞人怒聲更云夜來見伊獨處令兒子往伴打得幾死舉推其門不可開自隙窺之了無人物但有積壤而已舉後為太原將官淮南節度

使出稽神錄

渠州刺史李黄夏日憩於小廳見鼠穴中有一人長數寸執篲掃穴前而入頃有二人亦長三二寸舁一鑊添水爨薪須臾鑊沸有一夜义執鉄杈义一人披紫袍執象笏長三二寸形色狀貌猶已身也雖懼而不敢驚之夜义咄紫袍脫衣入鑊中須臾而出仍自服衣而入穴中又見一婦人出穴中似黄之妹孀婦寓岳州久矣主鑊者又杈黄妹入鑊中須臾又出妹服衣亦入穴中主

钁者繼入舁钁二人亦入擁篲者掃其灰燼而入數日皆如此黃大憂遣訪其姊亦無恙黃後十餘年方卒出

聞奇錄

唐司空嚴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嚴氏必一人殞忽日震與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矣嚴曰此際當應表兄其表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果亡一人

出北夢瑣言

高駢築成都羅城時令人發古冢取甎以資甃砌有牙將姜姓者當掘一冢先夜見一鬼嘯於冢上且獻詩求免其文亦可觀以白於高乃免之詳見詩話

寶歷三年明經范瑋夏日居梁山讀書深夜忽聽厨中有拉物聲范慵省之至明見東薪長五寸餘齊整可愛積於竈傍地上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叩門因拍掌大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連卻擊之變成火光照滿山

而滅出酉陽雜俎

進士楊蘊中得罪下成都府獄夜夢一婦人雖形容不揚而言詞甚秀曰吾薛濤也頃幽死此室乃贈蘊中詩曰玉漏深長燈耿耿東墻西墻時見影月明窻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進士李茵襄陽人嘗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

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因與之款接見紅葉歎曰此妾所題也同舘詰蜀具述宮中事至錦官逢内官田大人識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悵其夕宿逆旅雲芳子復至曰妾已重賂中官永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舘疾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往年綿竹相遇實已自經而死感君雅意故久相從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出北夢瑣言

趙尊師者本遂州人飛符救人疾病於鄉里間年深矣又善役使山魈令挈書囊度帽有民阮瓊女為精怪所惑每臨夜即別梳粧似有所伺須之迎接忻喜言笑自若名人醫療即先知姓名瓊迺令請尊師救解趙取素白絹朱書大符與瓊貼於戶牖更初聞有巨物中擊之聲如氷墜地遂攢燭照之迺一巨黿宛轉在地逡巡而死符即不見女迺醒悟驚駭涕泣瓊遂碎黿之首棄於坌間却詣尊師備陳其事趙又與小符令女吞之自後

無恙出野人閒話

唐故吏部員外張升隨僖宗幸蜀以年少未舉遂就攝涪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當直他日告辭問何往章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為存問言訖而去所居近隣夜聞章家大哭翌日問其由言章昨夜辭其家入山變為虎矣二三日又聞章家大驚吽又問則曰章昨夜思家而歸自上半身已變虎而尚能語出聞奇錄

王道珂者居雙流縣南邑當僖宗幸蜀之時常以卜筮

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咒每入市貨符卜得錢喫酒至醉方歸雙流郭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有人祈賽長日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祈禱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無有輒敢正視者道珂因酒醉歸入廟朗誦神咒則廟堂悄然傍人眎之無不驚駭異日晨雞初叫忽隨村人擔蒜趁市夜行至廟前忽然倒地蒼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銜拽入廟聞堂上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念咒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

天蓬逡巡却蘇葢緣其時與挈蒜人同行神兵遠穢臭而不衛其身耳既蘇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内大詬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不獨只解持天蓬咒常誦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尒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咒我知非白馬明神定是精怪傍附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泊持咒為民除害遂志心朗念不歇廟中寂然無聲亦無光透簾幕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隣近居人賍之唯

見老野狐五頭頭破血流死於階下自後廟祀遂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服一切鬼神不止誅滅狐狸也

靈驗記

合州有壁山神鄉人祭之必以太牢不爾則致禍歲烹宰不知紀極蜀僧善曉者早苦州縣官調選乃剃削為沙門堅持戒律雲水參禮行經此廟聞之乃曰天地郊社薦享有儀況牛者稼穡之畜爾以為祀無乃過乎命斧擊碎土偶數軀最後一偶廟祝哀祈曰此一神從來

蔬食由是存之軍州以為異申聞本道而僧亦端然無恙出北夢瑣言

校書郎張仁寶素有才學年少而逝自成都歸葬閬中權殯東津寺中其家寒食日聞扣門甚急出視無人唯見門上有芭蕉葉上題曰寒食家家盡禁煙野棠風墜小花鈿而今空有孤魂夢半在嘉陵半錦川至端午又聞扣門聲其父於門罅伺之乃見其子長三丈許足不踐地門上題五月五日天中節題未畢其父開門即失

所在太平廣記

益州西門内石笋街百姓有李萬壽者年五十餘景福元年壬子三月中値兵亂城門盡閉家道罄竭親屬二十餘口悉皆淪没萬壽一身窮悴俟至城開遂往漢州投託親知行至新都縣覺日色猶早乃更前去不覺昏黑遥見西山之下隔橋茅齋四向似有人居萬壽至門投宿扣扉良久一女子出年纔及笄見萬壽驚問曰是何人因何至此萬壽曰欲往漢州至此抵夜求寄一宿

女子曰君宜速去此不可住萬壽再三懇告乃曰妾夫
婿非人即行病鬼王妾即新都縣藍 闕 行内王萬回家
女也偶然被攝至此無由得歸萬壽自陳至此山路險
惡去亦死住亦死願得一處藏匿或可免難當爲娘子
通報本家令知在此女子良久欣然遂引萬壽入大甕
中以物蒙之萬壽既喜又懼不敢喘息但志心密誦太
上天童護命經而已四更以來忽聞大風拔樹走石飛
沙俄見鞍馬鏗訇旗隊震耀入於堂内須臾而風止俄

又聞鼾睡之聲如雷吼達於屋外夜未曉女子潛至甕
間語萬壽曰我王與羣鬼睡矣然王問妾云適來忽見
宅四面金剛力士遍滿空中紫雲之内白鶴仙童羅列
前後吾急歸復遇一老翁四目部領兵使逐吾去大鐵
圍山吾奔逆竄避直候兵散崎嶇至此今大困乏豈有
術人至此乎妾但荅云無也君若有術為妾言之萬壽
曰吾無所能適但志心密誦天童護命經耳女子曰君
試誦之我願聞也萬壽遂密誦經一遍女子稽首跪聽

移時讚歎必是此經靈驗言訖復入室内寂然無物但
聞香風颯颯覺在土穴中仰見天色皎然遂奔至甕所
驚告萬壽同尋香氣而出天色漸曉方知身在大古墓
中相顧悚懼萬壽遂引女子至新都縣尋其本家父母
聚族悲喜問其事遠近傳說驚歎女家以錢十萬莊一
所為謝萬壽即於嚴真觀入道女子父王萬回即於萬
壽處傳受天童經於玉皇觀中入道併下靈驗記
李部者葭萌令也自云其妻亡已八九年身素未遊京

國因參選始到僦居三洞觀側客陀之中偶見其家亡
婢小玉自隣居而出熟視之果是也以名呼之歛衽而
至問其故則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今暫出買物
即回報與娘子郤待之食頃即至買得果實茶餅之屬
奔馳還家良久亡妻延郤相見叙及存歿或泣或悲且
頻令小玉去看時節久之小玉報云來矣顔色慘悴語
聲哽咽揖郤請去郤未出門見一少年冠大帽張葢而
入小玉即引郤避於簾後見其妻出迎少年少年不顧

擲蓋於地化為大鑊水滿火起煙焰蓬勃少時即沸已去大帽即牛頭也持叉立於鑊前叉其妻抛鑊中號呌痛楚不久即爛骨肉分張火尋亦滅復叉其骨排於庭中已張蓋而去其妻身旋復舊蘇而徐起泣謂郤曰平生罪孽合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日如此痛苦難言郤見其變化苦楚亦深悲歎問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德救拔否妻曰適令小王相邀全無功德相託爾此中隣里受苦者盡太乙天尊一身便得免罪

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離苦之望矣郜驚駭辭出即於三洞觀中訪問太乙天尊之像得殿上古本已剥落乃以金帛名工畫訖復就觀設齋表祝三日內事事周畢躬自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其所止已空屋矣隣母曰夫人託謝郎君深荷太乙功德已得解脫往生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玉俱去也郜每勸人作太乙天尊像以此

瀟湘記云益州刺史張某有駿馬甚保惜之每令三人

曉夕以專飼飲忽日化爲一婦人美麗奇絶立於厩中
左右遽白張親至察視婦人前拜言曰妾本家燕中因
僻好駿馬每覩之必歎美其駿逸如此數年忽自醉倒
俄化成馬遂奔躍出門隨意南走近將千里被人收之
以至於君厩今偶自追恨淚下入地地神上奏於帝遂
有命再還舊身思往事如夢覺耳張大驚異安存於家
經十餘載其婦人忽堅求還鄉張公尚未允婦人號泣
仰天自撲忽復化爲馬奔突而出不知所之

迎仙觀在開縣東一里神仙山頂舊傳觀中道士每歲一人登仙以入道先後為序屆期觀中老幼叢遝焚香拜祝音樂闐咽燈火煇煌自上垂下長橋如虹烟雲五色當仙者升橋而去莫知所之一異僧來看知其為妖也按劒以俟須臾橋成即揮劒斬之有物墜地長丈許如牛舌狀血流滿地莫知何為既而於溫湯井後石洞中見一巨蟒舌斷而死

西蜀有僧惠進者姓王氏居福感寺一日早出行至資

福院門見一人身長皾色迫之漸急奔走避之至竹箐橋馳入民家此人亦隨至撮拽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求救此人問汝姓何荅曰姓王此人曰名同姓異乃捨之而去僧戰慴投入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名異姓者死焉出錄異記

蜀昌州牧任彦思家忽聞空中有樂聲極雅麗悲切竟日不休空中言曰與吾飲食來任問是何人竟不肯言本末遖於静室設食如人食無遺自此以為常或時不

與即致破什器蟲飛入人耳中烈火四起彥思惡之移住他處怪輒先至如此凡七八年忽日不聞樂聲置食無所饗廳舍楸上血書詩曰物類易變遷我行人不見珍重任彥思相别日已遠彥思惡其題以刀刻之而字沁入木終不知是何鬼也

僞蜀建虎四五年間有百姓譙本者為人兇率衆皆惡之少無父常毀罵母母常含忍一旦歸自晚其母倚門而迎本遥見母便罵母曰我只有子一人憂汝歸夜汝

返罵我也遂撫膺大哭且歎且怨本居在城巷為母數恨便出門近城踏上坐忽大吽一聲脫其衣變為一大赤虎直上城去至來日猶伏在城上人報蜀主命趙庭隱射之一發正中其口衆分而食之蜀主初霸一方天雨毛人變虎地震者再出野人閒話

廣異記云利州飯肆有子婦為虎所取經十二載而還自說攫入深山相與寢處窟中有四虎妻婦人最老虎也恒持麇鹿等肉還哺婦人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

欲出輒為驅入窟積六七年後漸失餘虎惟老者獨在老虎自有婦人未嘗外宿忽一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窟數十步不復見虎乃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木人謂是鬼魅以礫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自言是某家新婦中有是其鄰里者先知其事衆方信之鄰人因脫衫衣之與俱還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之婦人亦憨顣之精神恒為往來者狎暱劉全白親見之

録異記趙鷺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近大雲寺初其母孕數月産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産一巨鼇又棄之又孕數月産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産鷺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胛兩手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有兩足各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産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為業每鬬船驅儺及

歌竹枝詞較勝必為首冠市肆交易必為牙保又髡髮衣緇衣民間呼為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踣於地形必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卧鞍上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與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吕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忌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號榆老姑乃榆木精也其狀乃一老醜婦常出廚間與

羣婢相偶或時不見即見之亦不以爲怪公或呼問之即下堦拜云妾在宅日久雖然非人然不爲人禍公亦置而不問嘗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姙羣婢戲之自言非久當産遂逾月餘不見忽來云巳産矣請視之指後園榆木西南大贅是

麒麟石在滎昌治北八十里相傳昔有人偶見石平地自躍起及追剖之中有石麒麟頭角毛甲俱備一云弘治中曾有麒麟自水而出里人争觀之遂入水疑即此

石所化也行石亦在滎昌治北二十里地名伍家岩嘉
靖中偶見一石如倉平地自行一里乃止後書行石二
字於上

蜀中廣記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一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一

川西道一

文殊菩薩化身宋宣和五年史相作成都石長者院記曰石賴長者石其姓也賴其名也地曰石賴以長者得名也長者族系家世無文記可考蜀父老相傳有一僧

遊五臺山踰年不覩文殊光相忽逢山中老人語曰菩
薩出遊蜀令以栴陀羅身寄業於笮橋南乃其化現非
有二文殊也僧然其言至成都物色之果於橋南見長
者風姿奇偉如老人所說遂往造見長者延入室與語
意旨密契歡喜踴躍長者復化文殊刀化為如意飛出
屋蜀人異其事因以其所居易為道場今所葺院是也
初長者操刀於屠肆几上肉經大屠無臭腐飛蠅過者
弗集輕重多寡一割無毫釐差盖得手應心進乎技者

非有道也歟問者曰破戒犯律日以殺為事有道者如是乎余發其蔀曰汝以持守戒律動有所礙為道邪抑超出戒律動無所礙為道邪長日遊戲屠宰間視身如物視物如身物與身皆非真實相也清濁淨穢隨所寓而適又奚擇焉道固如是也昔之得道者類多埋照混迹於酒肆屠門故解牛有養之妙理屠羊有輕賞之高義雖食蜆捕魚不害其為道何獨於長者而疑之問者形解心釋始信鼓刀遊刃間道有在於是也院遭五季

兵火遺址蕪沒過者興歎聖壽寺僧自淳懼靈迹湮滅無聞以願力再新之自元祐經始迄宣和辛丑而工告休安佛有宮處僧有堂炊爨有廚會集有廳廊廡門面亦略具體矣余書其事已復為長者說偈言稽首孤峯妙湛尊高卑淨穢了不分奏刀砉然道所存託此豁開不二門

晉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沖默有遠量善文史巧裁製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事道安法師及安在襄陽惠遠東

下持亦俱行初憩荆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
持欲觀瞻峨眉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
遠苦留不止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亦悲曰
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
為期耳於是兄弟收淚憫默而别行達荆州刺史殷仲
堪桓玄二人苦欲留之持與玄書曰本欲栖病峨眉之
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到
蜀止龍淵精舍井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雅相崇

挹着宿惠巖僧恭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號登龍門
馬後因譙縱為亂殺璩及巖公等持避難之郫縣中寺
縱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郫討戮入寺人馬浴
血衆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忤道福
直至持邊持彈指灑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
謂左右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淵講說
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春秋八十有
六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衆善

由生汝等行住坐卧宜其謹哉　按宋時嘉州道左大樹因風吹折穴中有一定僧頭髮蓋身爪甲圍腰一匝有司以聞取至都令西僧總持擊金磬再拜乃出定叩之曰吾遠法師弟也再叩曰吾將往陳留入定遂去陳留予在金陵同年金礪為予言近日陳留古廟因取土修理掘其下有三缸蓋底皆俯其中仰者有定僧坐焉爪甲亦圍繞身羣衆喧譁不已聊一開眸問曰是何時答者曰萬歷某年也曰吾尚早仍閉目縱合力搖之亦

不動懼遂覆之如初此不知即嘉州樹内者否

鷄骨禪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習禪于香積寺坐化塔存方輿勝覽云青城縣之香積山有瀑布及雞骨禪師塔張孝芳詩雞骨埋龍塔靈山對佛龕李仁父詩斷碑唐日寺遺像晉時僧

晉釋僧生姓袁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豐等請為三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迺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衛

年雖衰老而翹懃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
於後可爲燒身弟子謹依遺命
南宋釋法期姓向蜀郡郫人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
業與靈期寺法林共習禪觀後遇元暢復從進業及暢
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
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
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
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華寺又有釋道

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南宋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嘗行梁州為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覆汪等身羣盜推索不見由是獲免旋於成都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政汪將往省之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

清白風霜彌峻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
僉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馬是賴豈
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顧鑒道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
悅即斂留不果行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勅
令為中興寺主汪固辭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絕窺人世
後劉思考臨州大設法事請汪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
常誓守靖何以虧節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
辭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側見神光夜發思考

以大明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崖鐫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為僧主勗衆清謹白黑歸依泰始元年卒顧命闍維思考為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其已逝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為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普明長樂寺道誾並戒德高明學兼內外吳國張裕請為戒師云

南宋釋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
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為興樂香積二寺主
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别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
其分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蟲如此者累
年後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途果報於是深加篤
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牀貌如恒
日
南宋羅江縣釋僧羣清平守節蔬食持經居縣之霍山

搆立茅屋孤在海中上有石池如盂水深六尺常岀清泉古老相傳是神仙所宅羣因絶粒其菴舍去石盂一小澗日夕往還以木為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唼羣不得過欲舉錫杖撥之恐有轉傷因此遂回絶水經數日死臨死向人説年少時曽折一鴨翅驗此以為現報此劉敬叔異苑所載南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陽名白玉年七歲便樂坐禪每坐輒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夢耳曽

與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身如木石亦無
氣息姊大驚怪喚告家人互共抱扶至曉不覺奔問巫
覡皆言鬼神所憑至年十一有外國禪師畺良耶舍者
來入蜀輝請諮所見耶舍者以其既有禪分欲勸化令
出家時輝將嫁已有定日法吉未展聞說其家潛迎還
寺家既知將逼嫁之輝遂不肯行深立言誓若我道心
不果遂被限逼者便當投火飼虎棄除穢形願十方諸
佛證見至心刺史甄法崇信尚正法聞輝志業迎與相

見并石綱佐有懷沙門互加難問輝敷演無屈坐者雖
之崇乃許離夫家聽其入道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延
至廣陵終于所住

南宋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為兒童時嘗於日光
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敘之後苦求出家止安
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靜業禪善入出住與謟律
師為同志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
光中現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明三年辛春

秋七十有八其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
坐而卒奴不解强取卧之尸竟不伸衆僧來見更令坐
之手屈三指衆僧試取捋之亦隨手即伸伸已復更屈
生時體淨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積始然
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將王元載乃為之讚曰大
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空過萬劫永信心
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覓俗物故
參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方化迴

梁青城山寺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大守鄭貞令相齎獻物下楊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決誓家屬妻子同志一時翦落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都令孝水縣也有法愛道人高衒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來舉繩牀離地四五尺相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來舉牀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

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
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
正法也可捨之相後往外聽講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
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羣虎遶院相吼道
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曽行弘農
水側見人埀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
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時梁道漸
衰而涪土軍動與彖法師分飛異域彖入靜林山相入

青城山聚徒習業梁王蕭撝素相欽重供給獠民以為
營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生
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塗亦不生天堂還生浯土作
沙門也汝等努力行道方與吾會跏坐儼然奄便遷化
時年三十有四其山四面獠民見其坐亡皆來嘆異禮
拜供養改俗行善弟子銜命露屍松下初相置足於綿
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為繁
茂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葉落又維那之旦打鐘初不

發聲大小疑怪莫測所以上座僧起謂有大變執錫逃
避須臾信報相已終矣樹枯鐘噎表其遷化之辰也
梁潼州沙門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大同中上
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豆圌山上有神祠土民敬
之每往祭謁林往居焉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縈繩牀前
如揖讓者林為授三歸授已便去自爾安帖卒無災異
其山北涪山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栖託已來便有兩頭
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泗

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字乳産生乃至數十有時送林
至龍門口竚望而返後往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
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為說法
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
多未卒於潼郡

梁益州沙門尚圓姓陳氏廣漢雒人出家以呪術救物
武靈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婇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
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即放箭射鬼便遙

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前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秖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武帝聞名大蒙賞遇值梁顛擾圓復行至蜀年八十一終所住治城

梁蜀郡龍淵寺釋慧韶姓陳本頴川太丘後避亂居丹陽之田里十二厭世出家具戒便遊京揚聽莊嚴旻公

講釋成論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峰曰吾沐道
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將非所聞義淺為是善教使
然乎乃試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與言玄盡心讚仰
著義高卓時以為有神思也武陵王出鎮邀之至蜀於
龍淵寺講論開導如川流嘗静坐中感見一神青衣恰
服致敬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遂
接席數遍清悟繁結昔在揚都苦氣疾綴慮恒動及至
蜀講衆病皆除識者以為寺神所護云于時成都講席恒

並置三四法鼓齊振競敞玄門而韶聽徒濟濟莫斯爲甚焉韶性不乘騎雖貴勝請講逢值泥雨輒自策杖戴笠履芒屩而赴會後遇時患藥雜猪脂拒而不服非時漿飲故絶僧常候病者仰觀顏色怡悦禮誦不替當似微差乃告曰吾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但自强耳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矣遺屬道俗憑爲莊嚴便洗浴剃剪禮拜漱口卒於摩訶堂中春秋五十有四即天監七年七月三日也時成都民應始豐者因病

氣絶而心尚温五日方醒云被攝至閻王所聞處分云
迎韶法師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禮更無言說惟畫
文書作大政之字韶便出外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
以漆柳箕擎生袈裟令韶著之有數十僧來迎豐惟識
和慈二禪師旛花列道騰飛而去又當終之夕有安浦
寺尼久病悶絶及後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寳
梯到天宫殿講堂中其地如水精牀席華整亦有麈尾
几案蓮華滿池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别者令歸其

生滅冥祥感見類此
魏益州五層寺釋法建廣漢雒縣人也俗姓朱氏日誦
經一千卷仍多閒暇遨遊偶俗無所異焉忽復閉門則
累日不出無所食矣唯聞誦經然小聲吟諷音不外徹
有人倚壁竊聽臨響但聞亹亹溜溜似伏流之吐波時
乃一出追從無聞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
軍尉遲迥來代規既降款城内名僧皆被拘禁至夜忽
有光明迴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睡唯法建端坐誦經

光從口出迴聞自到建所頂禮坐聽至旦始休迴問曰法師昨夜所誦名作何經荅曰華嚴經下袠十卷迴曰何不從頭誦之荅曰貧道誦次到此耳迴曰法師誦得幾許荅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情多懈怠今始得千卷迴驚疑不信將欲試之曰屈總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建報曰讀誦經典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乃設高座令諸僧衆並執本遂聽法建登座爲誦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不止迴起謝曰弟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

並釋散迴既出歎息曰自如來稱滅之後阿難號為總持豈能過此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安樂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終

宇文周時青城縣有異僧者出入井中赴供長安頃刻復返廣明中乃賜名為飛赴寺焉寺在縣東南四十里

周亡名釋本姓宋氏南郡人弱齡遁世吟嘯丘壑梁元帝深見接待梁亡遠客巴岷齊王憲鎮蜀素加禮供秩滿還雍遂勒歸長安朝議將徵拔之雅量卓然終不易

節

周釋香闍梨者莫測其來以梁初至青城山飛赴寺欣然有終志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共相酣樂前後勸喻曾未能斷後年三月又如前集列坐已了香令人於座穿坑方丈人莫知意謂人曰檀越等恒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為衆須餐一頓諸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識者怪之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汙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雞肉自口出

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
鼈鵞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宰殺迄今酒肉永絶
上山此香之風德也益州别駕羅研入朝誌公謂曰益
州香貴賤荅曰甚賤初不謂是人也誌曰既為人所賤
何為久留研亦不測此語為有識者說之或曰將不指
青城香閣梨手遂往山具述香曰檀越遠來固非虛說
其夜便化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太輕及開止見几
杖而已

周益州多寶寺猷禪師者姓楊氏勤讀誦四十餘年日夕不捨房後院壁圖九想變露置繩牀棱被覆上晝依僧例夜則寢中亘一日方出一食如是漸增七日方食僧以為常不知怪也如此又經二十餘年忽經一月而不出者不畜侍人僉議不出秖是入定不勞看之忽一夜風雨盛畫壁廊倒旦共往視試撥棱被一無所見唯繩牀坐褥存焉

周益州沙門僧度不知何人去來邑野略無定所言語

出沒時有預知號為狂人周趙王在益州有鄆人與王厚便欲反時有告者王未信之至旦鄆兵果至王厚者為主在城西大街方牀上坐時僧度乃戴皮靴一隻從城西遺糞走至盤陀塔棄靴而回衆怪之而莫能測也又復將反者將紙筆請度定吉凶便操筆作州度兩字反者喜曰州度與我斯為吉也擇日往亡我往彼亡重必尅之時趙王據西門樓令精兵三千騎往始交即退隨後殺之至盤陀斬鄆兵千餘為京觀令塔東特高者

是於後方驗度戴皮靴皮郫聲同遺糞而走散於塔地所言州度反即斫頭目前取驗定後人聞於王遣人四追遂失所在

隋釋道基姓呂氏河南東平人也年甫十四負帙遊於彭城博聽衆師隨聞成德隋太守尚書令楊素負材經國任總權衡常奉清猷躬申禮敬顧諸宰伯曰基法師佛法之後寄也自見名僧罕儔其匹於是四海遞相師述大業五年勅名來止遂即對揚元論允塞天心百辟

郷士咸異響而共嗟焉後鼓錫南鄭張教西岷巴蜀奔飛望煙來萃莫不廓清遊霧邪正以分教閲大乗弘揚攝論釐改先轍緝纉亡遺道邁往初名高宇内故覽卷履軾者若登龍門但以世接無常生涯有寄將修論疏溘爾而終以貞觀十一年二月卒於益部福感寺春秋六十有餘矣時彭門蜀壘復有慧景寶暹者並明攝論譽騰京國景清慧獨舉詮暢玄津文疏抽引亟發英彩暹神志包總高岸倫儔談論倚伏態出新異數術方藝

無學不長自預比肩莫有淪溺末年耽滯偏駁遂掩徽
猷故不為時匠所班列
宋蘋惲靈泉縣聖母堂記云靈泉邑北直嚮馳道俯僅
一舍聚落市鎮相為映帶越距半里拔秀衆山瞰若百
雉城隅崛崍天外復乃挺設平岡方秩千步中搆佛宫
領僧剎迨百室有古褚氏聖母祠堂在焉謹按隋開皇
中褚氏名信相本唐安郡青城縣黑水溪人也黄冠草
帶幼悟佛心葛帔練裙夙叅法要先遊方外首卜此山

偃息禪梵韜秘聲味勤事大雄氏教本為空寂師表日
遞月進精一無怠當時聞見亦未甚悉適值歲歉田稼
民傷饑饉則持龍頭小鐺散粥而飼之救拯生衆千萬
活命厥後以圓明相空俗身委化奉之者指其故地置
祠塔焉習傳號曰米母院俄會昌例毀大中九載白丞
相敏中首謀興築得法潤禪師主之刻石繪像逮咸通
中悟達國師寓此僑隱亦繼住持因題為聖母院云
隋灌口山竹林寺釋道僊一名僧僊本康居國人以遊

賈為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乃滿
兩船時或計者云直錢數十萬貫猶恨不多取驗呑海
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僧達禪師說法曰生死
長久無愛不離自身尚爾況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內
發深思惟曰吾於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此說極
乎若失若離要必當爾不如沈寶江中出家離著索然
無擾豈不樂哉即沈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沈衆共止
之令修福業仙曰終為紛擾勞苦自他即又沈之便辭

妻子又見達房凝水滉瀁知其入定信心更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髮落日對衆誓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即迴絶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集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其處無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見遺文或有造問學方者皆荅對善權宜符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為恒惟客到其門潛然即覺起共接晤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澹褰帷三

蜀禮以師敬攜至陜服于時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屬相
呵斥甚寄憂心焉僊乃晏如曾無所屑一夕道士忽見
東岡火發恐野火焚害僊也各執水器來救見僊方坐
大火中猛焰洞然咸嘆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
造像寺塔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禮
受法天監末始興王憺感於同泰寺造四天王像每六
齋晨常設淨供僊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所執
爐自然焰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數載在山供僊給

使僧有肆責者僊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辱罵時不測其後貴也和果遂昇袞服僊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椀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僊即往龍穴以杖叩門數曰衆生何為嗜慾如此語已即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斯澤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為祈請應念既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作鎮岷絡尋遣追名仝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

固執將即加刃僊闍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梨披已端
坐念佛王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雹雪崩下水涌滿川藏
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遙歸懺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
夷得至僊所王躬進敬便為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
都之淨衆寺厚禮崇仰舉國恭敬號為僊闍梨焉開皇
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年百餘歲端坐而
卒益州今猶有木景白疊尚存云是聖人仙闍梨物
隋益州孝愛寺智炫者成都人也俗姓徐氏初生室有

異先少小出家入京聽學數年請令覆講若瀉瓶無遺
會周武帝廢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詔集諸僧道士試取
優長者留庸淺者廢於是詔華野高僧方岳道士千里
外有妖術者大集京師於太極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
勅道士先登時有張賓最為首長高唱言曰原夫大道
清虛淳一無雜祈恩請福上通天曹白日昇仙壽與天
地同畢風教先被中夏無始無終含生賴之以得長生
洪恩厚利不可校量豈如佛法虛幻言過其實不容本

土客寓中華百姓無知信其詭說今日欲定臧否可出
頭來看襄城公何安自行如意座首少林寺等行禪師
發憤而起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在此不可造次
知禪師為佛法大海然應對之間復須機辯若非蜀炫
無以對揚共推如意以將付炫炫既為衆所推安詳而
起徐昇論座坐定執如意謂張賓曰先生向者所陳大
道清虛淳一無雜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之
起起自何時所說之教於何處說又言佛法不容本土

客寓中華可辯道是何時生佛是何時出賔曰聖人出世有何定時説教興行有何定處道教舊來本有佛法近自西來炫曰若言無時亦應無出若無定處亦應無説舊來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雜壽與天地同畢豈得無始無終賔曰道人浪語為前王無識留汝等輩得至于令今日聖帝盡須殺却帝惡其理屈令舍人謂之曰賔師且下賔既退帝自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三種不淨納耶輸陀羅生羅睺羅此主不淨一也經

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多造罪過
好行婬泆佛在世時徒衆不和遞相攻伐此衆不淨三
也主法衆俱不淨朕意將除之以息虚幻道法中却無
此事炫應聲謂曰陛下所陳並引經論誠非謬言但見
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甚於此案天尊處紫微宫恒侍
五百童女此主不淨甚於耶輸陀羅之一人道士教中
章醮請福必須鹿脯百柈清酒十斛此教不淨又甚於
三種淨肉道士罪過代代皆有千古亂常姜斌犯法此

又甚於衆僧僧衆自造罪過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逆子叛遂欲空於大寶之位耶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耳帝動色而下因入內羣臣僧衆皆驚曰語觸天帝何以自保（以周武非嫡故）怯曰主辱臣死就戮如歸有何可懼乍可早亡遊神淨土豈與無道之君同生於世乎衆皆壯其言明旦出勅二教俱廢仍相器重許以婚姻期以共政法師志操愈勵與同學三人走赴齊都時周齊之界

皆被槍布棘彼有富姥姓張鋪氈三十里令炫得過至齊盛為三藏名振東國武帝破鄴先遣追求帝弟越王宿與法師厚善恐帝肆怒横加異責乃鞭背成痕俗服將見越王先為言曰臣恨其逃命已杖六十令脱衣見帝帝變色曰恐其懷慚遠逝以至死亡所以急追元無害意責越王曰大丈夫何得以杖捶相辱待遇彌厚與還京師武帝崩隋文作相大弘佛法兩都歸趣一人而已歳景將秋懐土興念又以蜀川迴遠奥義未宣援首

西歸心存敷暢蜀王秀未之知也時長史周宣明入朝赴
考文帝謂之曰炫法師安和耶宣明驚惶莫知所對文
帝曰一國名僧卿遂不識何成檢校宣明稽首陳謝死
罪及還先往寺參禮寺舊在東逼於苑囿又是鄱陽王
葬母之所王既至孝故名孝愛寺宣明移就今處供養
無闕至大業改為福勝寺法師宣揚覺倦入隱三學山
矚目多感游山詩曰秀嶺接重煙嶔岑上半天絕巘低
更舉危峰斷復連側石傾斜澗迴流瀉曲泉野紅知草

凍春來鳥自傳樹錦無機織猿鳴詎假絃葉密風難度
枝疎影易穿抱衾休閒沼策戲荒田遊心清漢表置想
白雲邊榮名非我顧息意且蕭然年一百二歲不病而
卒
隋益州沙門富上者莫測何人恒依益州淨德寺宿埋
一大笠在路晝日坐下讀經人雖去來不喚令施有擲
錢者亦不呪願每於靜路不入鬧中雖在多年過無所
獲有信心者曰城西城北人稠施多在此何為答曰一

錢兩錢足養身命復用多為陵州刺史趙仲舒者三代之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直過佯墮貫錢富但讀經目未曾顧去遠舒令取錢富亦不顧舒乃返來曰你見我錢墮地不曰見問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拾將去舒曰你終日在路唯乞一錢豈有貫錢在地而不取者見人將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貧道物何為浪認仲舒曰我欲須你身上袈裟富曰公能將去復有與者可謂得失一種即疊授與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周朝人

官歷三代大與衆僧往還少不貪者聞名故謁本非惡意請往陵州富曰大善然貧道廣欲結緣願公助國安撫即是長相見受供養也舒徐歎曰巴中有人不可輕慢爾後不見益州人蔚相者從揚州還見之亦埋筌路側顏狀如常

隋益州長陽山釋法進新繁人白衣之時不噉辛腥在田農作以鏵刃為鍾磬步影而齋有送食晚便飲水而已所犁田地不損虫蟻一時空中聲曰進闍棃出家時

到如是四五聲合家同聞進因詣洛口山出家行頭陀
不居寺舍時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遣參軍郁九閭長
卿往便將左右十人辭王曰承有道德如請不來當申
俗法王曰不須威逼但以理延明當達此長卿出郭門
顧曰今日將你輩往兜率天請彌勒佛亦望得何況山
中道人有何不來初至長陽山下日暮見虎道蹲命人
射之馬皆退走欲投村恐違王命俄見一僧負襆上山
長卿命往為伴餘從并留步至寺所名入至床又見虎

在床下怖不自安進遣虎出具述王意雖有答對而怖形于相狀進曰檀越初出郭門一何雄勇今來至此一何怯憚長卿頂禮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益貿道後來行至望鄉臺顧視進行已及與同見王入內受戒即日辭出所獲嚫施一無所受令往法聚寺停王顧諸佐曰見此僧令寡人毛豎戒神所護也後更名入城王遙見即禮進曰王自安樂進自安樂何為苦相惱亂作無益之事耶諸僧諫曰王為地主應善問訊何為訶責進曰

大德畏死須求王意眼見惡事都不諫勉何名弘教進
不畏死責過何嫌乎時雖盛飾床筵厚味重結而但坐
繩床啜麤餅而已乃至妃姬受戒切責放逸不念無常
又辭入山重延三日限滿便返諸清信等咸設食而邀
之至時諸家各稱進到總集計會乃分身數十處焉初
王門師慈藏者為州僧官立政嚴猛瓶衣香花少闕加
捶僧衆苦之而為王所重無敢諫者以事白進請為救
濟荅曰其威力如此豈能受語耶苦請不已進造藏房

門藏走出謂曰法門未可如是爾亦大力也還返入房

蜀人以大甚爲大力自此藏便息言僧侶獲安開皇中

辛年九十六

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女寺爲輝

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精恪爲務唯業坐禪

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

相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床上有好清水拾兩白

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問其家人云安石子

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
除石子所苦即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
臨益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道士
文普善者能昇刀禁火鵲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
符印章醮入水不溺並治無効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
請出為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木同性徐
更苦邀進荅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具報王使六
司官人犢車四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曰王雖貴勝

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王大怒自入山將手加罪既
至山寺禮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為妃
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荅曰殺羊食心豈不痛苦一
切衆生皆是佛子因何於妃偏生此愛王慚愧懺悔仍
請出山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貧道後去
王曰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俗異但前行
應同到王行兩日進已早達徑入妃堂見進流汗因爾
除差施絹五百段衲衣袈裟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水盥

手執物呪願總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王與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猿叫喧寺者三日

隋慧琳姓薛綿州神泉人初隱於建明寺清虛守靜與物不羣寺有塑像常在供養像為生鬚三十六枚大業末年掃一古墳豎二竹竿云是天眼後忽拔一云宏農王為魔所拔也不久義寧嗣歷矣雒縣先有育王浮圖琳忽一時歷村借車三百乘云欲向迎浮圖於此安置

未經旬日遂被火燒武德年終潛伏草野人莫知也彼
有楊祜師不測何人直往草中相見曾生未面宛若舊
朋各云別來八百年矣曾為人呪病得差病者令女賚
裙以施女遂留衣送直琳遙見謂曰但將裙來我不須
錢女驚其聖以貞觀四年示衆物故
隋釋智方資中人童稚出家止龍淵寺輪法師所早與
寶海周旋同往揚都雲法師講下機辯爽利商略詞義
清雅泉飛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數百人初講法華

至塔品高妙序至釋義了乃曰何必昔佛國土有此高妙即揚都福地亦甚莊嚴至如彌天七級共日月爭光同泰九層與煙霞競色方井則倒垂荷葉圓桶則側布蓮花似安住之居南類尼佉之鎮北耳聞目見庶可聯衡録得者秘以齎歸益部吁嗟嘆為驚絶故其語出成章狀如宿構賨海頻來擊難發其聲采故海問曰三變此方改織成淨亦能變凡成聖不荅曰化佛甚多狹故須廣凡聖自爾何勞改變又難若爾則六十小劫謂如

食頃但是聖覩凡不能覩凡聖俱覩凡聖俱聖方笑曰
高座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難耳海覺言失乃謂曰三
隅木斗何謂智方尋聲報曰瓦礫洿池那稱寶海衆大
笑而散及疾甚海恒來看慰乃謝曰智方不能攝養致
此沈痾仰勞仁者數來垂問顧生善處常與同遊俄而
異香滿室中夜卒年九十餘
隋益州招提寺釋慧恭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廢佛
法時與同寺惠遠結契勤學遠詣長安恭往荆揚遠於

京師聽得阿毗曇論迦延拘舍地持成實毗婆娑攝大乘並皆精熟還益講授卓爾絶羣道俗欽重䞋施盈積恭後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懽共叙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夜語說言談遠如泉湧恭竟無所道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不得無所得耶恭對曰為性闇劣都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一部經乎恭答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色曰觀世音經小兒童子皆能誦之何煩

大汝許人且仁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懶墮所爲請與斷交願法師早去無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尊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息瞋心當爲法師誦一遍即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經普門品遠已講之數過百遍如何始欲鬧人耳乎恭曰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匝頂

禮昇高座遠不得已於簷下據胡床坐聽恭始發聲唱經
題異香氳氳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樂
則嘹亮振空花則雰霏滿地經訖下座自為解座梵梵
讚花樂[illegible]歎惠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惠遠臭穢
死屍發[illegible]夫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
諸佛友耳即日拂衣長揖沿流而去

蜀中廣記卷八十一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